

未紀

尤金

假日的正午，尤金在吃完帶上後山的熱狗後開始用鏟子在上次埋骨頭的地點開挖。過了幾許久，尤金感覺到有一股異樣的視線在盯著他，而這不是第一次了，一開始尤金將這股異樣感推給錯覺，但這陣子越來越平凡了。

尤金停下手邊的工作，雙手緊握著鏟子。難道這就是之前破壞陷阱的生物？尤金思索著可能性，這裡有被人放生過食蟹獾，那還被放過甚麼也說不准了。

尤金悄悄的拿出大衣內的手電筒，準備必要時用強光嚇唬那頭野獸。尤金猛然轉身，沒有任何東西，只聽到有物體自樹林間跑跳的聲音。

「格蕾老師？」雖然尤金有聽聞過這所學校的教務長會在後山的樹叢間跑跳，但之前都沒有遇過。不過這座島那麼小，如果有猴子也不會兩個多禮拜連糞便都沒看到才是。不過尤金想起來後山還有一些角落是自己尚未去過的。

尤金一路上灑著玉米粒，一邊朝著自己設下的陷阱前進。幾個簡單的索套陷阱包圍著的大型獸籠陷阱，而尤金本人則躲在一旁的掩體等著。

在漫長的幾個小時過去後，獸籠大門關閉的聲音與野獸嘶啞的吼聲讓恍神的尤金重返了現實。

腎上腺激素在尤金的血管裡奔騰，雖然手上沒有獵槍身邊沒有獵犬，但這股興奮感仍就讓尤金無法忘懷。

尤金拿出自己土製的吹箭，裡頭的針與鎮定劑是自保健室與藥妝店那取得的，必要的時候能讓一頭成年野豬睡死過去。

當尤金走向籠子前時發現裡頭的獵物竟然留著一頭長髮，還穿著學院制服。

「未紀……小姐？」尤金手中的吹箭不小心落下。

「嘎鳴....嘎呃呃呃呃！」未紀披頭散髮幾乎遮住臉龐只看到發出殺氣的眼睛，一看到尤金抓著籠子怒吼著像頭野獸一樣。

「鳴暮!!!」眼睛兇狠地睜大看似霸氣外漏，猛力的撞擊獸籠傾斜後倒在地上。眼見籠子沒被破壞未紀更加抓狂，在裡面又跳又叫，感覺就像電玩遊戲裡的BOSS，想和平制伏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個時候的未紀已經不能稱做是人類了。

「未紀小姐？」尤金伸手在對方面前晃了晃，換來的只有野獸般的叫喊。該不會是狂犬病吧？尤金有點擔心的想到。

「未紀小姐，冷靜點。」尤金邊喊邊朝對方潑了罐瓶裝水。

「嗚.....」未紀因為被潑到水所以就不知所措地坐在地上。「阿嗚...?」一頭抬起歪頭望著尤金，潑濕的衣服貼近肌膚身體的曲線一覽無遺。

「冷靜了嗎？」尤金不敢大意的走向籠子邊：「未紀小姐您說點什麼吧？」尤金掏出手電筒開始檢察對方露出的肢體上有沒有動物的咬痕。

「嗚姆！」雖然未紀現在還是不說人話，但看起來溫馴很多。「姆姆姆！」一看到亮晶晶的東西就興奮地伸手想碰觸，但籠子隔開了兩人，柔軟的胸部在擠壓之下陷出來。在活動的期間脖子露了出來，上面有一個刻有：【本店紅牌：舞鶴】字樣的項圈。

未紀退化成野獸般的行為模式，讓她姣好的身材一覽無遺，尤金尷尬的轉移視線，這時他注意到了那塊牌子。

「舞鶴？」尤金以初學者般的發音念出了上面的字。

「嗚姆姆～」未紀聽到這個稱呼很開心，雙手伸出似乎想給尤金一個擁抱。

「舞鶴？」尤金看著對方詭異的反應好奇的盯著未紀的雙眼看：「未紀小姐，那是您的名字嗎？」

「姆姆!!」未紀大力的點頭，然後又用無辜的眼神看著尤金，希望尤金放他出來。

尤金半信半疑的將手電筒收了起來，尤金緩緩的打開了籠子的大門，在此同時，尤金腦海閃過一個念頭，這是所瘋狂的學校，而自己竟然讓唯一的防身武器放在離自己五步遠的地方。

「嗚咪...」未紀慢慢爬近尤金，低著頭聞著他的鞋子，然後又抓著褲子或刮或舔，像極了家中養的黃金獵犬。

「未.....」尤金想了一下改用對方原來的名字稱呼他好了「舞鶴小姐您再做什麼啊？」

「嗚姆!!」看來並沒有把尤金的話聽進去自顧自的飛撲到身上，由於未紀的重量跟衝動就算是身材高壯的尤金也招架不住。

被這一撞，尤金重心不穩的倒在地上，原本濕透的未紀也將尤金的外套整個弄濕。
「舞鶴小姐，您在做什麼阿？」

「Евгений Óттович Иванóв...」這時的未紀面對尤金似乎只記得全名，不過總算是說出人話了。

尤金突然被人以母語叫出自己本名，忘記了掙扎，好奇的盯著壓在他身上的未紀。
「您這是？」尤金突然發現未紀的臉上有點不一樣，他朝未紀的臉伸手過去。OK

「Евгений Óттович Иванóв!Евгений Óттович Иванóв!」未紀很開心地繼續叫著尤金的全名，身體快樂的搖擺著，肉體隨之波動尤其是那偌大的胸部在身上蹭著。「Евгений Óттович Иванóв!Евгений Óттович Иванóв...」

隨著對方的在自己身上搖擺，尤金感覺下半身不太妙。他伸出雙手想制止未紀的動作。
「舞鶴小姐，您先從我身上下來好嗎？」

「嗚姆!」未紀很乖得從尤金身上下來，坐到一旁，呆呆望著尤金。
「姆姆姆姆...俄羅斯」未紀的腦海似乎正在搜尋著跟尤金有關的訊息。

尤金開始對眼前的發生的事感到不太妙，未紀像是突然退化的行徑讓他有點招架不住。
「總而言之，我們先出去吧舞鶴小姐。」尤金彎著腰走出了獸籠。

未紀呆呆的跟著尤金，「巴爾幹...奧匈...俄帝...尼古拉二世...科學家...」低頭呢喃著，看來對尤金的印象越來越完整。

當對方提到科學家這個詞的時候，尤金突然感到背脊發涼。

尤金牽著對方的手開口問：「舞鶴小姐您剛剛說什麼？」

「嗚姆？」未紀其實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是說出有印象的訊息，其實並沒有什麼惡意。「嗚姆...騎馬...」但事件到對方似乎對這個舉動因此呢喃的聲音也變小聲了。

看著連組織話語能力都沒有的未紀小姐，尤金嘆了口氣鬆開了握住的手。

「舞鶴小姐，請您站直身體先不要動喔。」尤金邊說邊檢查未紀的頭，輕輕的撥開頭髮看有沒有傷口或瘀青被遮蓋住。

「咪嗚！」於是未紀站得直挺挺的就像憲兵，神奇的是一點外傷都沒有，但卻渾身動物血腥味。「HS...」腦海中的時間線開始進入見面後的印象。

尤金雙手捧著未紀的臉龐，上頭除了泥土與一些擦傷外也沒有任何大傷口。忽然尤金發現了未紀與平時最大的不同。

「舞鶴小姐，您的眼罩呢？」

「嗚姆!酒會!沒有!看過看過!」未紀指向遠方有根煙囪，看來眼罩是在那邊。「標本!!」未紀越說越起勁，在尤金身邊笑邊跳。

「標本？」尤金順著對方手指的方向看過去，一根剛開學沒看到的煙囪聳立在那。尤金揉了揉眼，確定不是海市蜃樓後，轉頭朝未紀問到：「眼罩在那嗎？」

「呼呼~」未紀點點頭，開心的笑著還露出了小犬齒，跟一般的開眼魔是完全不一樣。「嗚姆...後山..剥皮...」未紀緊緊抓著尤金的手臂繼續回憶著也希望可以帶她到煙囪處。

「送佛送上天吧。」尤金帶著對方朝煙囪走去。

「舞鶴小姐，注意腳邊。」尤金邊走邊提醒對方不要踩到散佈在一旁的套索陷阱。

沿途中未紀持續在拼湊尤金的印象，不過時不時看到野生動物的骸骨跟屍體十分毛骨悚然，更驚悚的是跟未紀身上的味道完全吻合，不知道這趟漫長的旅程是否能平安度過。

「舞鶴小姐，您在後山晃多久了阿？」一路上尤金試圖藉由對話來喚醒對方的神智。

但成效似乎不怎麼大，慶幸的是，未紀如野獸般的行動力讓尤金少操了很多心。

「白菊...吵架...半夜...」說到這裡未紀有點落寞。這時在路上看到一隻紅色球棒上面有嚴重的邪氣跟血味。「51!!51!!獵山羌!!貧乳草履蟲!!紫色的角角...」看來失落是短暫的，這根球棒跟未紀的遊蕩似乎有很大的關聯。

「舞鶴小姐您怎麼了嗎？」尤金感覺到站在一旁的未紀捉著自己的力量越來越大，尤金左手緊張的放在口袋裡握著麻醉標。

「那根球棒怎麼了嗎？」

「獵物...吃光光!!」未紀身心亢奮，在尤金來不及反應時將他撲倒在地，雙手壓著雙手，面紅興喜的看著，不時的低著口水。

「還來阿！」尤金使勁全身的力量舉起了左手，只要麻醉標能劃破對方的肌膚就有勝算！

未紀趁勢強吻上去，原來所謂的吃並不是物理上的吃，而是生理上的饑渴。胸部雖然很柔軟，但因為重達4公斤多少還是壓制了尤金。「很帥...白白的...客人」雖然生理上很飢渴剛剛的動作很嚇人，但也散發了一點溫柔的氣息。

尤金被這突如其來的強吻弄掉了手中的麻醉標，胸口上未紀小姐乳房的溫度與重量讓尤金一時間心跳加快。尤金已經搞不太清楚自己腎上腺素是因為興奮還是因為遭攻擊而產生的。「舞鶴小姐，」在對方難得將唇與舌離開自己口腔時，尤金換了口氣說到：「舞鶴小姐冷靜點。」

「嗚姆...Евгений Óттович Иванóв...」未紀用輕柔的聲音道出，手伸往背後往下撫摸著。不管是力道、手感、口吻似乎都非常熟練。「服務....哪種？」輕聲細耳地耳語，說完立即喘息令人耳朵發癢。

「服務？」雖然尤金對於未紀的認識不多，但像這樣在自己耳邊吹著氣的樣子絕對有問題。「未紀小姐，醒醒！」或許舞鶴是她的多重人格？還是剛好相反？不重要，尤金想脫離這被壓制的情況就是喚醒未紀這人格。

未紀動作相當快，已經將雙方的衣服脫到最色情的程度，然後嘴離開嘴之後開始往下輕舔，下巴、脖子、喉結、肩膀、鎖骨激動上半身所有敏感神經；手則是伸入後庭外一抓一放。看來這個流程已經深深烙印在腦海中，每次提供服務都要來一次。

「唔.....」尤金一時間鬆懈，使得一開始就有點升起的主桿已經滿帆。看來喊未紀的名字是沒有用的，那唯一的辦法是找到那枚麻醉標。「舞鶴小姐，我想要換體位。」尤金賭一把的試試對方所謂的服務。

「尤金...半套...全套...？」雖然尤金問了體位的問題，但既定過程中這個問題似乎也是必經的，不過之後還是默默地躺道旁邊將身體交給尤金。

看到對方如此聽命於自己的命令，尤金先在地上呼了口氣，好險被他賭中了。尤金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未紀，豐滿的乳房與水潤的雙眼彷彿海妖般的奪去尤金的注意力。不行，要振作！尤金打了自己一下後，立刻轉身跪在地上找著麻醉標。

眼看對方似乎怎麼不主動，無聲無息地趴在尤金背上，盯著尤金的一舉一動。「嗯姆...尤金...」不時的用胸部蹭一下或用手偷摸屁股，看來未紀真的有點期待。

背上背著一個半裸，且三不五時騷擾自己下體的女人，讓尤金尋找的非常不順利。「舞鶴，趴好。」尤金見對方對這指令毫無反應後，想了一會：「舞鶴，我要狗爬式。」

未紀照做了，屁股抬得相當高，看得出來這也是以前的客人所喜歡的一個熱門體位。「主人...主人...汪!!」行為跟言行不經意的說出。

尤金看著未紀小姐跑到他面前，四腳著地的背對他，同時以穿著黑色蕾絲內褲的圓潤臀部摩擦著尤金的陰莖，四溢的雌性賀爾蒙挑逗著尤金的意志。尤金輕拍著對方的臀部，同時將視線放在四周的地面。「咪嗚!」未紀感覺到對方已經開始動作了小聲呻吟了一下。不安的雙腿往尤金的小腿夾住，似乎在防止獵物逃跑。

「嗚姆...」接著轉過頭來害羞地盯著尤金，看到人還在即安心的趴回去地面。

囁未紀的雙足纏上自己時，尤金微微一顫。沒想到對方會限制自己的自由，這真是失算阿。尤金想了想，他捉起未紀穠纖合度的雙腿，將它們輕靠在自己的腰間。雖然累了點，但這樣或許還能移動。

「舞鶴小姐，往前。」尤金嘗試的發號司令。

「是的主人～」未紀微幅地往前。不過有點渴望肉棒的調教，屁股開始不耐煩的搖擺著。ok

能行！尤金感到一股喜悅。但未紀走沒幾步突然停下來，同時一臉不滿的轉過頭來瞪著尤金，尤金同時也感覺到腰間的雙腿正在逐漸出力。看來只好硬上了，應該不會被夾斷吧？尤金自嘲似的想。

尤金隨著未紀屁股的擺動，像是挑逗似的隔著內褲以勃起的肉棒摩擦著對方的陰戶。

尤於前見了幾部再加上雙腿被抓起，身體呈現一直現狀態，也因此行動變困難了。然而在此時尤金的動作使未紀興奮地掙扎了一下，導致身體抽筋。

「喵阿一!!」身體僵直後大聲地淫叫著，爽痛夾雜的聲音更加吸引對方插入。

「唔喔一」未紀小姐突如其來的抽蓄讓尤金一個踉蹌，失去平衡的雙手不斷揮舞著試圖有個支柱，一陣兵荒馬亂，尤金身子靠在對方身上，原本放在臀部的雙手不小心將沾滿著前列腺液與愛液的內褲拉了下來。

「咪嗚...」未紀感覺到尤金靠在自己身上。再次轉過頭，由於風吹過下體感受到的事沒有內褲的涼快，這次的肌膚比之前更加紅熱。

當尤金貼在對方開始發熱的肉體時，他也感覺到一些液體從未紀下體那滴到自己勃起的肉棒上。

『找什麼麻醉標，乾脆直接滿足她的慾望就行了』

這樣的想法開始在尤金的腦海中浮現，但他自己也知道這不一定能解決事情。

「未紀小姐，如果我上了妳妳會聽話嗎？」尤金輕聲在未紀的耳邊問道。

「嗚...嗚姆!!」尤金的話正中未紀的想法，未紀興奮的點頭。「咪嗚...尤金...」從那曖昧的語氣可以聽出似乎對尤金萌生了一些愛意。「喜歡...」接著翻過身躺好看著對方，眼神似乎一直傳出愛愛的電波。

尤金看著如同小狗般翻過身的未紀，尤金也將身子靠了過去，雙手粗暴的揉著未紀豐滿的乳房。已備戰的肉棒緩緩的插入對方的下體。

「喵嗚...喵阿阿...」未紀邊嬌喘邊伸出雙手搭在尤金背後，乳首因為揉捏跟下體的刺激因此變得相當硬挺。「嗚咪...」雙手用力往內攬，表情嬌羞，似乎想要來個熱吻。

未紀雙手下壓的壓力讓尤金感到未紀挺立的乳首，看對方張開的小嘴，尤金靠了上去貪婪的掠奪對方柔軟的唇。

未紀見尤金襲來趁勢將舌頭立刻攻入尤金嘴裡。

「嗚嗚...嗚恩」對於口技未紀相當熟練，先勾出對方的舌頭再往下碰觸下排牙齒接著然後用力吸吮著將舌頭吸進自己的口腔，下體扭動著使龜頭的刺激增加得更多。

未紀熟練的扭動腰部，陰道內的淫肉宛若活過來似的纏繞住尤金的肉棒。
「舞鶴小姐.....」尤金感到極大的快感，同樣加快肉體撞擊的速度，淫水與肉體碰撞的聲響在四周迴盪著。

「是...主人...」尤金發燙的肉棒讓未紀更加興奮，肉穴的緊度持續升高中，膨脹的胸部也因此變的濕潤。「吸...吸...」誘惑的聲音希望尤金舔食自己的奶水。

尤金感覺柔着未紀雙乳的手有種液體沾在上頭，聽到未紀嚙語似的聲音後，尤金不敢相信對方竟然有母乳。尤金低下頭輕舔著對方軟嫩的乳房，舌頭靈活的自周邊逐漸舔向對方的乳首。「舞鶴小姐，沒想到您竟然是頭乳牛阿。」尤金邊說邊鞭將對方的乳房拉起，同時輕咬著對方的兩個乳頭。

「嗚姆...小孩一歲了...」未紀小聲的說著，似乎想解釋自己未合會有奶水，語氣也透露無奈。「尤金...對不起...」也不知為何她道歉了，唯一能解釋的緣由似乎是在說自己不檢點。

「咦？」對於未紀突如其來的自白尤金驚訝得停止了動作。「舞鶴小姐為什麼要道歉呢？」

「我很壞...很糟糕...」未紀邊做邊哭，雖然很可憐但更加想讓人欺負。「懲罰小鶴...懲罰...」接著提出了懲罰的要求。

「懲罰.....？」尤金不解的看著自己身下那又哭又搖著腰的未紀。快感與異樣感同時在尤金的大腦裡激盪著「舞鶴小姐，您想要怎樣的懲罰？」

「後...後面...」未紀細聲地說著，嘴角微微笑著。「尤金...插入...後面」因為提出了要求所以腰部的速率稍稍緩慢些。

「後面嗎？」尤金緩緩的抽出沾滿淫水的陰莖，濕潤的龜頭輕搔著對方的後庭。在幾次稍微插入的佯攻後，尤金忽然一口氣的將陰莖直接插到濕暖的陰道裡。
「我不會懲罰妳的。」尤金一邊親吻的未紀一邊說道：「因為舞鶴小姐您沒有做什麼需要懲罰的事。」

「嗚姆...」未紀低下頭來想不出理由。「對不起...」最後還是小聲地補了一句，專心的抱著尤金並扭腰，設法讓對方更加舒服。

隨著未紀主動配合著尤金的扭著腰，尤金開始感覺到一股熱意在下腹燃燒。
「舞鶴小姐.....」尤金忍著快感的說道：「手放開，我要射了。」

「嗯姆...尤金...」雙手乖乖地放開，擺出的貓咪手勢躺著，讓尤金好好地發揮。

尤金將爆發前的陰莖拔了出來，彷彿是要坐在未紀身上一般的跨過她，並將自己的陰莖插入為紀豐滿的雙峰間。雖然尤金不能算是閱人無數，但他從沒遇過能完全容納他陰莖的胸部。「嗚姆...」未紀看到肉棒在胸前順勢捧起用縱乳的方式夾住，雙峰夾起型成了縱谷平原中間則夾著縱貫公路。未紀對於乳交的技術相當高超，舒服到尤金隨時都有可能爆發。

乳房柔軟的擠壓雖然不如陰道般舒適，但在心理因素上人有極大的滿足感。
「舞鶴小姐。」尤金感覺到自己的陰囊開始收縮，他低聲喊著對方的名字，將白濁的精液自雙峰中射出。

「嗚...嗚姆，尤金主人...謝謝招待」尤金射出後，未紀將雙手放開，用舌頭清理自己的身體，表情看來是滿足了，拍拍屁股上的塵土鎮定的坐好看著尤金。

「舞鶴小姐您高興了嗎？」尤金輕咬著對方的耳朵問道。

「嗚姆!!滿足了!!」未紀滿足地看著尤金。「不過...」語氣轉為相當鎮定並且非常理性的拿出一張紙條。「這次的服務有乳交跟特殊請求，一共是2750元整」未紀用相當開朗的表情看著尤金。此時尤金才知道這是仙人跳，前面的裝傻跟退化都是裝出來的，唯一沒有裝的是自己飢渴的慾望。

2750元？貨幣單位是什麼？我能打昏她嗎？這些想法不斷的自尤金腦海裡浮現。
「是嗎？」尤金站起身來說到：「要收費的阿？」

「嗚姆~開玩笑的~」未紀露出了小惡魔的笑容，勾抱著尤金。「尤金先生這麼的單純，我很喜歡，我也不忍心跟你收錢~」隨後跳起在臉頰上送了一個輕吻。

稱著對方墊腳親自己的同時，尤金一把攬著未紀的水蛇腰。
「記然喜歡的話，舞鶴小姐要再一次嗎？」尤金剛下垂的肉棒再度緩緩沖血。

「嗯哼~當然可以喔~」這時未紀壞笑了起來。「不過呀....接下來就真的是付費服務，單位則是從台幣變成美金喔。」相當正經的語氣還拿出計算機跟眼鏡，看來未紀是認真的說。計算機顯示出來兌換的數字是188241盧布。

從未紀口中吐出的冰冷數字，讓理智再度掌管了大腦，尤金感覺血液逐漸的從小頭中離去。
「這樣.....嗎？」尤金僵硬的笑著說：「那我想下次吧。」
「對了，舞鶴小姐。」尤金看著眼前與之前有著天差地遠得女人問到。

「嗚姆?什麼事?」未紀微笑望著尤金。

尤金一個健步走向前，輕啄了未紀的雙唇。
「以後多多指教了。」

「呼呼~你也是」未紀笑著。

「阿!來後山屋吧!我還有很多事情想說呢!」隨即牽起尤金的手，前往後山屋的方向前進著。